

教

育

欄

略述一年來之教學狀況

吳君亦

民國卅四年秋八月肇鼓既定，烽煙告熄。河山光復，天人同慶。已而福建公會既復其舊，本校校舍因而亦得其一；惟所有設備則已損失殆盡矣。夫文化乃國運興衰之關鍵，民族前途實維繫焉。因是福建公會當局，乃修葺屋宇，整理殘餘，而同人等亦曾集商權復課辦法。雖因陋就簡而進行順利。不數日各級容量告滿，得二百五十餘人。聚大量久疎書齋，超越年齡，染濡惡習，傲慢成癖之兒童於一堂；殊多困難。乃先就其學力分編班級。嗣按其年齡之長幼，智力之優劣，而予以適量之課業分配焉。

至於教學方法，以多用釋喻為主，俾得易於明瞭，各科測驗，頗加重視。而課外作業亦儘量增多，以求成績之精進。此外尤注重於個別指導，與夫興趣之啓發。對於中高級學生則以人生奮義為教導中心而勉以力求學識技能，以為立身之本，具遠大眼光，毋盲從輕舉。固不特堅其向學之心而已也。本校復課之初，各學科於國、英、算、常識、史、地之外，初無其他課程也。蓋目的在先求其放心，純其頑野習性，以漸納於正軌而已。至去年年終則

向之惡書者悅之，年長者能越級，惡習消而野性馴矣。

今春董事部正式成立，學生增至四百餘人。乃添增班級與下午班，復加授公民自然、體育、圖畫、音樂等，或以廣其知識，或以強其體魄，或以陶冶其性情。學科力求完備，程度亦力求整齊。於是班級由五級六班增至七級十一班，教師由六人而至十一人。又慮政發於上，有違現代教育精神，妨礙兒童自然之進展，遂有學生自治會之成立，以發展其自治能力，提倡

談戰後華校的訓導教育

丘尚

記得豐子愷先生，在描寫學生時代，飯廳生活的一篇文章裏。曾把同學們形容謂有如一羣猴子，這的確形容得相當微妙，尤其使我這教書匠，讀後難免有點觸景生情了。

想起當培南復課之初時，孩子因長期失學失教，所以有時在學校裏，發現學生

其合作精神。各服各部，專責有人。校內秩序，益易維持。又按期舉行各科競賽。其他各種活動，亦日有進展。使其天賦好動之本能，勿徒錮於孜孜讀食而難化之境，而能作多方面之發揮；如團體之服務，事件之處理，工作之進行，學理之應用，均不可偏廢。事先師長既予以暗示。苟遇困難更導之以解決之方。學校、小社會也。耳濡目染，影響非輕。苟能躬體力行，日增月益，則庶幾支配環境之知識以充，履行公民之義務以明，而善用時間修養道德人生之最重要目標不患不能達。凡我學子果皆得為良好公民，對於國家社會皆能各盡其所應盡之責任，斯則吾人之願矣。值茲復校周年之日，不揣譴陋，總陳所歷以貢一得之愚，賢達之士，幸垂教焉。

頑皮或壞蛋的行為，他不但有如猴子，而且有的簡直有如猩猩的兇惡呢！

「戰後學生品行，有的實在壞透了」。這句話，當華校復課至今，時常可聽到教書先生們在嘆氣地說：

的確孩子品行的壞，他是目前教育界共有的現象，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我曾發覺到，六七歲孩子，就能把平常所玩的小石球，作為賭錢的工具。而有些年齡稍大的孩子，會吸香煙，精於賭錢，尤其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今天孩子的染上惡習，他多數是在煙草時代學會的，這亦是難以掩飾的事實，由此使我們更深一層的認識，教育工作之成敗利鈍，他影響未來的整國家民族前途，實在是非常重大。若果煙草時代，再在馬來亞延長數年，不但孩子學壞多，且會流氓多，無賴多，光棍多呢。

而儘可能多造出些流氓，無賴，光棍，此正是大日本所謂「八宏一字」的真諦，若果把「八宏一字」的西洋鏡拆穿了，那更是日本以往侵華毒華的傳統正策，亦則是日本人在淪陷時期，大吹法螺的「皇道教育制度」，而眼前我們有目共見，孩子們在淪陷時期普遍的學壞，他正是「皇道」教育制度」培植出來的花果。

現在我再在這兒，重彈這些抗戰時期日本侵華老調，或許有人會說我在炒冷飯，但日人對華的毒策，雖可說是經已過去了，而且是失敗了，可是日本人遺留給我們的毒素，到今天，他還在使我們頭痛與担心的。

「救救我們的孩子，」這應該是我們當前應負的任務，我們要把被污了品格的孩子，把他們濯滌與消毒，換句話說：我們應如何把禮，義，廉，耻的道德觀念，從新注射入孩子們的腦海，而使他在孩子們

的日常生活活動上，起了作用。

但是這是一件難而不易的工作，因為欲把質地變壞的孩子，教導訓練成為規矩守法的學生，這無異有如要把由山野獵回的野性猴子，訓練使其就範與馴服那樣的不易與困難的。

如果把山野獵回的猴子，一旦就要使他就範馴良，就是把猴子打死了，亦是難以實現的，但若果給猴子以一年半載的訓練教導時間，猴子不但可就範聽命，甚至有的還可能騎羊做戲呢！

且看江湖會藝者，他所教養的猴子，騎着羔羊東馳西騁，上下翻騰，而頭帶面具，手執木刀英姿凜凜大有沙場勇將之風，使圍觀把戲的人紛紛拋下銅元角子，並且叫好不絕。

猴子會做戲，他可說是一種教育的効果，是江湖會藝者，費心血，用手段，施方法，教導成功的。

而欲糾正教導今天某些橫蠻惡習的孩子，他並不是在短短的時期內，所能辦得到的，正如俗語所說：「孩子學壞三天學好三年」。

由此觀之欲糾正教導現在孩子的惡習橫蠻，正需要相當的時間，與及合理的教導方法不可的。

以我個人的經驗，所謂合理的教導方法，便是盡量避免體罰，而向學生多施行勸誘訓練的工作。

一個橫蠻的孩子，被老師重打屁股，

他心理上常會起着藐視與惡感，而皮肉上所挨的苦楚，卻會很快的忘掉，過後他還是打架，還是胡鬧。

如果我們對橫蠻的學生，不刑罰他，而用勸誘訓練的方法來感化他，相反地卻有時能使橫蠻的孩子，屈服悔過，這亦是我個人的一種體驗，

對一個時常犯過失的劣性孩子，當他犯規時，向他講述一個「素邪歸正」的故事，好過打他五十大板，給作惡作歹的孩子，看看罪犯臨刑的照片，聽聽犯罪受刑的故事，勝過禁他在黑房裡兩個鐘頭，或褫奪他幾個鐘頭的自由，因為一個品性不良的孩子，常有受鞭撻刑罰而不哭泣，但聽了先生所講「素邪歸正」的故事後，卻有時會滴下懊悔的眼淚。

由橫蠻孩子能滴下眼淚，他証明先生向他所敘述故事的內容，及向他所講解的各種做人道理，他已感動了孩子的心靈，致使他傷心流淚。

因此更可體驗到，體罰對於孩子的教導，只是一種治標的工作，而勸誘訓練才是治本的良方，故欲糾正教導，目前孩子的惡習，其教導的方法，應該是治本而不是治標，

自學校課復以來，教育工作者唯一的中心任務，更是訓練學生習慣於紀律的生活，和安心于課業的進修，亦就是說說學校的物質需要復原，而復原學生求學的精神，那是更加迫切與需要的，而復原學生

求學精神，他應該是借重於訓導勸誘的工作，故戰後的勸誘訓導的教育工作，他不能再像戰前近是圖表上的點綴品了，文章的標題看來多麼平凡，顧名思義，便可知這篇文章是乾燥無味，而文章裡又把孩子們比喻為猴子，這或許未免有傷大雅，好在我這篇拙作，並不預備進入藝術之宮，藏諸之於象牙之塔，倒是想他能出現於十字街頭，雖然把頑皮的孩子，比喻為猴子，未免有點不雅，但事實上在現在的教育

『復校兩週日記』

陳頌虞

十一月一日 一九四五 星期四

幾天來陰雲細雨，今天太陽却好似跟人們開玩笑，整天是特別的酷熱，蒸迫叫人發喘。

上午踏腳車到怡保，經過九英里的柏油馬路，時間却耗了一小時多，這沒什麼打擊，目的不過隨便我我戰前的同事，看看有可能再來重幹古耕工作把「我們復興起來」。

到了怡保，一直滾滾已殺去。給我找到了鹹魚老板老丘。我們三年多見面祇有會心微笑，如時間隔遠了亦不過是默念罷了！今天老丘一見面劈頭就說：「我收了，我倆去喝茶」。

老丘是個性堅強的教育界人馬，他諄諄地訴述淪陷時當過農夫，獨隻漢種些蔬菜，後來地主取回去耕地，那時真可憐，

工作者，他正需要具有江湖賣藝者，那種訓練教導猴子的精神，用以教導今天刁皮懷蛋的學生呢。

慚愧得很，拋棄了四年的粉筆生涯，今天又重登此道，而看看自己馬齒漸長，何無所樹，且胸無點墨，身為孩子們的老師，又在這兒瞎說一大堆廢話，這難免要使同輩者讀後噴之以鼻了，但希望後能有所指教，則余願足矣。

孩子在生病，不得已已在公市做起了小生意，而在他四週兜圈子的，常是些出賣靈魂的渣滓。

我想，應感謝天皇賜給我們的恩惠，就是有機會來磨練，又有機會澄清遠視了人群中一面是「鬭爭」另一面是「遺臭」。將來職業怎樣？老丘和我有了共通點：便是思想與願望的統一，約定明天找馬啓。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五

我的兩條腿堅實，因多踏腳車的緣故，中午到馬啓寓中，坐下來，老丘也來了，馬啓是知交又是老同事，他喜歡靜默，也肯幫助他人，他以為培校復辦，最先定要吃些苦，同事一齊叫回來，不過比較易辦的，是公會復辦委員已成立了，於是我們通訊，找公會負責人。隨後約定明天

到學校去探究。

晚上，宿於進章君商號裏，淪陷時期蒙他承認，掛牌我是他的店員，藉着變形的掩飾，我幹了應該幹的工作。

十一月三日 星期六

整個上午在馬啓家中，因為等待老丘，他要收拾檔口，至少要在中午才噴空的。

下午一時老丘來了，他說：口收盤矣，接著又說君亦有同樣觀感，希望學校快快復辦起來。

我們到學校去，抵步才知道除了禮堂中拆不開的一座大鏡櫃及幾張偽協會遺留的桌椅以外，剩餘的便是空無所有，再跑到樓上遇見幾位校友，他們有意遠成一個校友會。

十一月四日 星期日

下午才從家裡出外，並非星期休息。因雨阻，真把我的縫成壯觀又不適體的破衣服，漿燙起來，穿上以後，真像走江湖賣藝者，表演什麼把戲似的。

上午三時才到怡保，老丘責我來遲，他告訴我，公會極力贊助，要我們先預算，還是先探問時價，然後進行。

晚七時我們冒微雨到君亦家，約他一同去見白先生商談學校進行的事情，白先生和我們見面，表示非常快慰，願意盡量幫助，能够越快越好，復辦經費諒無問題。

十一月五日 星期一

今天開始招生，人數一共十八名。

我們大家流着汗，掃除，搬除廢物，得着幾位校友興奮的參加工作，大家都以為目前兒童失學多，頑皮多，迅速復辦學校是極其迫切的要求。

木匠製造桌椅，泥工粉刷圍牆，公會熱鬧起來，我還在一間修理汽車廠討得一個鐵圈，當作學校的鳴鐘，掛在走廊上。晚上展開吉陞坡劍的來信，他決定要到回來，領悉他是叫賣醬油豆豉在生活輪齒上過了三年多。

十一月六日 星期二

報名人數，有八十四名了。

四位木匠也拚命的鋸，刨，釘，製成了十多張桌椅了。

中午馬啓，老丘君亦我們四人開小組會議，議定提前兩天開學，本來打算十五天才上課的。

下午，得校友幫忙到兩間學校載回六十多張破壞桌椅修理，據幾天來調查，原有校具，多數被偽協會搬出去了，現在我回的是殘廢破壞不堪的原物，運回修理應用，而且至開課時間接近。

十一月七日 星期三

過去三年多生命寄托在死亡邊緣的槍口上，這恐怖憧憬中，未來的怕為生活忙的吧？

大家要求馬啓以後要一同吃飯他却堅辭不幹，幫忙最力的他，完全為「我們」出來流汗的。

君亦告訴我們，杰有信來，容也找過了，不久的將來，大家可濟濟一堂了。

電燈修理停妥了，晚宿校中。

十一月八日 星期四

上午我們舉行第三次的掃除，這次用力完全注重教室的整潔。

學生報名，到今天有一百八十五名。

下午三時回家，孩子們鬧着要吃，嫂和姪兒們從米甕回來，回憶哥哥無辜受害在日寇手中，流下淚來。

十一月九日 星期五

起早天氣涼爽，加速腳車的輪軸移動，兩隻腳一舉一落，身子也在車鞍上左右搖擺。

到了學校是八句鐘了，坐下，來了一位老婆婆携帶兩位孩子，是要來報名的，寫了姓名，年齡，我問起這兩孩子有唸過書否？老婆婆急忙把紙包打開，拿出幾本書和簿子來說道：「年紀小的沒有讀過書，大的讀過了，有書不用再費，先生」我順手取來一看，是一本「華校課本」好奇心翻下去，內容的課文，如「小豹叫大狗跳」。又有「天皇御座萬才」「對皇軍鞠躬」：：高叫東亞共榮的先生，鼻子穿着麻繩，東鑽西營不知毒害了多少天真活潑的可愛的孩子們。

十一月十日

分配為六個教室，將二百五十名寫上，除四五年級學額較少。其他都在六十名以上。

教室大體上佈置妥當，桌椅不敷的，可以再造成後陸續補充空隙的地位。

編級最感麻煩的，便是年齡與學歷，有的年齡已在二十歲了，還沒有進過學校，有的祇是八歲的幼童，說是已經請私人教師讀完初小的課程，要讀五年級。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今天是和平節，戰後和平是不是永遠可保持呢？

戰爭摧毀了一切，重新建設起來的，可否保持不會再遭毀滅？孩子們受了成人的影響，我體驗着他們現在最喜歡看飛機，探問原子彈是怎樣的東西？如果向孩子述說這些故事時，他們每一個都不願意離開他們的座位。

教育孩子，除了使他們養成良好的習慣外，最切要是使他們辨別「憎和愛」和認識「國民崗位」我以為。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上午八時去我教材，書局一間又一間的找過了，結果還是我不要，有一部份的雖是我到了，但是封面蓋上一個「清」字，相信是「遼寧時代」肅清過的，內容撕去了好幾頁，其中許多是不適合教材，我也回來了。

空徒四壁的學校，現在添塞了許多桌椅，牆壁貼的「聖典必勝」的遺物傳單，我就將黑板掛上那兒去。

已登記報名有二百五十七名學生，我想現在他們小小一顆心坎裏，也蠕蠕浮動希望着明天的到來吧。

「粉筆」教鞭「渡過了我青春的前面，也許是我的生命盡頭的征程！」

「小學」在小學校

(晴山)

如果有人填具履歷書，在學歷項下，填上小學畢業四個字，大概不會怎樣邀人青睞吧，因為這個起碼的資格，除投考初中外，簡直沒有用處可是，「小學」這個名詞，不單是指一般的小學校，信着中國學術界重要的一部門文字學，他的名稱也叫「小學」。住昔漢學家，竭一生之精力，歷幾代之師承，著作等身，尚不能盡其說，以言畢業，又談何容易！

說到文字學，也許有人以為陳義過高不應責之於小學生，這話固然不錯；可要知道，文字學所以被稱為小學，當非無故，原來我國古代小學的學科，有禮樂射御書數六科，稱為六藝；就中以識字為基本學科，因此，自漢以後，便把六藝中的「書」，稱為小學。這可見識字在當時小學各科中，是佔着何等重要的位置，就是現代的小學課程標準，國語的讀寫，也何嘗不是主要的學科？讀，當然要訓練正確的讀音，寫，最低限度，也須做到少寫幾個別字，這便是文字學範圍以內的事了。

我國文盲之多，雖由於教育之不普及，而方塊字形之繁雜與難記，也是最大的一個原因。許慎說文所收漢字，已有九千

三百五十三。厥後隸乳漸繁，至康熙字典時期，已由九千進而至於五萬。現在小學生通用之字彙，簡而又簡，也有九千六百餘字。說起數字，真够人害怕。實際上，僅這九千六百餘字，我所認識的，也還不够一半。可是，我們雖然不能盡識許多字，却並不妨碍我們的讀作，此中，我們各人都靠着的一種以簡馭繁的秘訣，這秘訣，就是文字學所給與的，所以我們儘可不給數字嚇倒，因為一塊一塊的方塊，雖然每塊不同，究竟都是同氣連枝，儘有共通之點，於是乎有部首，許氏分部，算最精密了，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也只有五百四十部，康熙字典，更大胆併合起來，將近五萬字，僅分二百一十四部，這末一來，便省了許多麻煩了，他們分部的標準，當然不是隨便安插，而是根據六書，用科學的方法整理的，要不是這樣，我想中國的文盲，還要更多！

我們不要把文字學看得太高深，以為那是漢學家專門的學識，其實除掉真的一丁不識的文盲外，差不多人人都具有這一部門的常識，雖然他們不能說出象形，會意……幾類名詞，而大家心裡，是早已

明白了的，我曾經翻開山海經，指着一個「鵠」字問一個小學三年級生，他不做思索，便讀作「奇」，叫他釋義，他又不假思索，便說是一種鳥名，問他曾見過這種鳥否，他說：「不，那是一種怪鳥，不是隨便看得見的，」這真奇了，山海經這部書，不是一般小學校圖書館所有的，小學國語課本，更選不到，他只是普通的三年生，也並非生而知之的神童，為甚對於這個陌生的僻字，會一見如故呢？但是，你若知道六書中有「形聲」一類，這便絲毫也不奇了！「鵠」是一個左聲右形而又兼「會意」的字，看宅左旁的聲讀作奇，看他的右旁的形認為鳥，合攏起來，不是奇鳥嗎？他是一個三年級生，平時總已認得「奇」「鳥」兩字的音義了，此刻望文生義，算是毫不費力的，從這一點，很可證明六書的常識，不是專家的私有，在小學校「小學」也不算陳義太高。

在部首檢字通行的時候，小學生因檢查字典，無意中可增長不少文字學的常識，自王雲五氏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後，小學校多採用之，事實上翻檢雖便利得多，而六書之義盡失，「小學」已先致衰退出學校了，我自己檢字，是慣用四角號碼的，要是訓練學生，我還是主張部首，即不能從許書五百四十部着手，因陋就簡的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部，却也聊勝於一橫，垂，同時更希望此後小學國語科應有關於這一類的教材，而師生教學之間，亦不妨盡量

感這這一類的常識，觸類旁通，至少可以幫助記憶生字及矯正別字，如平與木，目與目，衣與示之類，當不至訛誤百出矣，因漢字之繁雜與難記，補救之方法，多從拼音及簡體著想，很少注意於「小學」的，最近報載趙虹飛氏發明新文字，其特點是拆字不拼音，對於漢字之讀法，文法，以及六書象形會意等，均不變更，以三十五個字母反復折合，即可代替全部漢字，這消息要是靠得住，此後我國文字，將有一番大革新，而「小學」在小學課程中，將更佔重要的位置了。

獻詩

胡璣玉

——給培南復校紀念刊——

培南，培南，我歌頌你！
你負着時代所賦予的使命。
以卓越優美的姿態，
雄立在霹靂之州，近打河之濱。
培南，培南，我崇敬你！
你飄蕩着旗幟多末鮮明。
青的，白的，正象徵着：
你追求的是人類的平等和平。

培南，培南，我認識你。
禮義廉恥是你堂皇的校訓。
新生活的信條，園丁把牠！
培植出絢麗璀璨的桃李盈門！

但是，最不幸的，培南！
你曾遭過了暴風雨的摧殘
四年中滿園生着荆棘，
你所受的是無涯的痛苦難堪！

好在你有不屈的意志。
你不曾被捲進「共榮」之圈。
一切一切的污辱。
你尚自愛的保持着潔白之身！

到如今，培南，看吧！
光明，新生的世界已經來臨，
你依舊出現你的姿態。
聽吧！弦歌響徹了近打河濱！

培南，培南，我認識你。
我崇敬你，我來歌頌你一聲！
你那青的白的旗幟呀！
將永遠的飄蕩着分外鮮明！

怡保

南洋印務書局

邦厘媽街二十二號一

承印	中西	大小	文件	學校	簿冊	起貨	快捷	取價	從廉
----	----	----	----	----	----	----	----	----	----